



## 第五屆舞劍壇醉俠文學獎-得獎作品

筆名	羯司
作品名稱	
特調	
作品內容	<p>今晚，是一個失魂夜。</p> <p>夏季的雨，涼爽中仍帶著點微溫，落在心頭，卻較冰還凍人。 「我們分手吧！」他道。</p> <p>滂沱大雨，未能替我掩去他清晰、毫無猶豫的聲音，他離去的背影堅定，步伐更是絕決，我欲挽留而伸向他的手，在觸碰上的前一刻，落空，我張開了口，卻無法說出隻字片語，僅能欲言又止的開闔。</p> <p>我該說些什麼？是該呼喚他的名字？或是求他停下腳步？ 眼前，他的身影逐漸遠去，我的心慌亂、焦急，身體卻做不出任何反應。 很快的，他，消失於人海之中，就好似夕陽隱沒於山巒之後。 隨著光芒的消失，我的心，沉沒。</p> <p>倚著玻璃窗，指尖捏著湯匙柄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攪拌著早已冷卻的拿鐵。時已深夜，外頭的店家多已拉上鐵門，街道上的行人也漸少，咖啡廳內更是僅餘我一人坐在靠窗的雙人位上，與空氣一同享受這份寧靜。</p> <p>「不好意思，我們準備打烊了。」服務員立於我桌邊，輕語道。 「嗯。」手上的動作停頓，我應聲。</p> <p>將湯匙置於盛放咖啡杯的瓷盤上，瓷盤的純白因此染上了幾許淺褐。 端起杯子，我將拿鐵一飲而盡，奶香和著咖啡香充斥口腔，淡淡的苦澀也緊跟著擴散。 嚥下，掏出硬幣置於桌面，我提起隨身包離開。</p> <p>掛著風鈴的玻璃門在我身後關上，輕脆的叮鈴鈴響受到玻璃隔絕，聽來有些沉悶。雨已停，但仍為烏雲遮蔽的夜空不見星辰亦不見月，唯有街道兩側的照明提供光亮。</p> <p>舉步，我準備離去，但卻遲遲無法向前，方抬起腳，卻猶豫起該走往何方，不想返家，但徹夜在街頭遊蕩亦非適當的選擇。</p>

對接下來的行動毫無頭緒，我倚著玻璃窗放鬆身子，放任自己向地上坐去，雙眼凝視著對街商家的鐵捲門，無趣的反覆閱讀上頭的店名與營業時間，望能打發掉心中的無聊與煩躁，同時祈禱著夜晚的時光能夠快些終結。

夜風掃過街頭，我下意識拉緊身上的薄外套，即便是夏季，夜晚的空氣仍微涼。在確保自己的溫暖後，眼皮也漸垂，我不由的想，或許這樣露宿街頭一夜也不錯，以當下的心情、以當下的環境。

逐漸縮小的視線範圍在最後一刻被異物闖入，頓時，我睜大眼，卻發現只是個被風吹起的塑膠袋罷了，片刻，便落了地，落在一雙黑亮的皮鞋前。

「嗯……請問你……」皮鞋的主人看著我，或許是見我轉頭，便打算開口搭話，但一時卻不知應如何提出心中所想。

「為什麼在這？在這做什麼？」我幫他接續問句的後段。

話落，只見他先是瞪大眼，緊接著便點頭如搗蒜的回應。

真不知該說他傻，還是該說他直接。我心想。

「我只是不想回家，也不知道該去哪而已，你不用管我。」收回視線，我道。

話落，我將頭向後靠上玻璃，輕微的碰撞仍讓沉悶的響音在寂靜中擴散。閉上眼，我等著對方自行離去，但卻遲遲等不到腳步聲響起。

「還有事？」睜眼，看見的仍是立於原處注視著我的他，一股煩悶湧上心頭，我不禁語氣欠佳的問道。

「不，只是在想，你在這睡覺會感冒的，若是不知道要去哪的話，要不要來我店裡坐坐？」見我略顯不悅，他也緊張了起來。

「你的店？」

「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，有點類似咖啡廳，不過提供的飲料有更多種，營業時間是二十四小時，你想待到什麼時候都可以。」

聽畢，我陷入幾秒的沉思，最終站起身，示意他帶路。

停下腳步是三分鐘後的事，我們駐留於路口轉角，而他所說的店就在我的右手邊。店面的招牌不如一般，上頭沒有店名，僅繪有一個玻璃杯插著吸管的簡圖，而室內的裝潢也如同他的招牌，簡單純粹，一個吧台區，其餘為二至四人座位，壁面上上了白漆，但在偏黃的燈光下不顯的過於亮眼。

「這邊請。」他的聲音拉回我的注意力，中斷我打量的目光。

回過神，他正立於門邊，一手握著玻璃門的金屬手把，一手做出邀請我入內的手勢。

「謝謝。」簡單的道謝，我朝室內走去。

室內的溫度不如外頭，較為溫暖些，空氣中還夾雜著淡淡的果香。

「歡迎光臨。」在吧台後方待命的工讀生精力充沛的道。

我在角落的雙人位落座，拿過桌上的飲料目錄瀏覽。

經過護貝的目錄上頭依據分類寫著店內提供的飲品，果汁、茶飲、咖啡、冰沙等，應有盡有，僅缺酒精飲料，或許是怕有人喝多鬧事吧！

大略瀏覽過後，我的視線停留於目錄最末端的項目——特調。

「請問特調是什麼？」不歸類於任何一類，獨自存在於目錄的最後一欄，單單兩個字落

著，沒有其餘介紹，包含價格。

「特調是隨客人的需求調配的，只要告訴我們想要的口味、口感，我們會盡力調製出接近客人需要的飲料，若是沒有特別需求，也可以交給我們隨意調配。」身為店主的他向我解說著。

「給我一杯特調，你們隨意就好。」放下飲料目錄，我道。

「好的。」他轉身望了工讀生一眼，對方便會意了什麼似的，走出吧台，推開通往後方儲物間的門扉，離開了我的視線範圍。

「請稍待。」禮貌的道，現在的他戴上了服務員的面具，顧客至上的態度以及完美的職業笑容確實讓人感覺倍受禮遇。

目送他轉身往儲物間走去，直至他消失於掩上的門扉之後，我才收回視線。

從隨身包中取出手機，上頭是數通來自友人的未接來電以及未讀簡訊，看樣子我分手的事情已經傳進他們耳中了。不由在心底嘆口氣，我將簡訊點開閱讀後刪除，來電則是置之不理。

每則訊息不外乎是安慰、痛罵對方的不珍惜，以及委婉訴說希望我別想不開的話語，面對這些語句，說實在，我不知該如何回應，今日的分手，只能說我早有感覺，從逐漸減少的約會次數、獨處時比起歡笑閒聊還要更多的沉默，以及他不再關心我的改變等，這些顯而易見的狀況明白的告訴我，我們之間不合適，即使我還是因分別而失落，但並未流淚。

「讓您久等了。」在我將手機收回隨身袋之後，是工讀生略顯稚嫩的聲音在身旁響起。

看著對方熟練的放上杯墊、送上飲料，緊接著開口介紹：「這是本店為您準備的特調，名叫『兩夜陽』，以果汁為主體調製，不含酒精成分，請安心享用。」

話落，工讀生帶著笑容離開，讓我獨自享受這次夜飲。

面前的玻璃杯中有著三種色澤，底層是半透明的，向上轉為鮮豔的黃，而後是薄薄一層黃橘。

唇湊至吸管邊，輕吸，一股酸澀和著些許糖漿的甜刺激舌尖，看樣子底層是檸檬汁。很快，我準備享受第二層，僅一口，便讓我知道是柳橙，但其中有著股清涼，似乎混入了薄荷，使我腦子一陣清醒。最後頂端的黃橘，是百香果，未添加任何額外的味道，卻偏甜，跟著最後一口柳橙一起滑入口中，作為這次夜飲的結尾。

我意猶未盡的又吸了會兒杯底殘汁，這才將空杯移至桌邊。

說實話，我極少如此迅速的解決一杯飲品，對我而言，飲料是休閒時的配角，應慢慢享用，但這回卻因過去未曾體驗過的奇特口感而忘卻，沒兩下便見了底。

「請問還滿意嗎？」不知何時出現在外場的他走向我，問道。

「很好喝。」我由衷的說。

「很高興您喜歡。」

「請問這一杯是多少？」我翻找著錢包。

他報了個價，沒有我想像中的昂貴，或者可說是便宜。

「你們的特調都是這個價格嗎？」將零錢交至他手中，我追問。

「不，這要看使用的材料，但絕對不會刻意拉高價格。」他點收這次的交易金額，同時給予我解答。

「謝謝你的招待，我先走了。」起身，我向他道謝。

「不留了？」他還記得我當初所說的話。

「不了，謝謝你的飲料，它讓我清醒了不少。」將隨身包往肩上揸，我的嘴角上揚。

「那麼，請您一路小心，歡迎再次光臨。」他的笑容又加深了幾分，目送我離去。

隔日的早晨，我抱著輕鬆的心情睜眼，沒有難過、毫無憂鬱，一切都已成過去，不再是縈繞心頭的煩悶。

鈴——！

家用電話響起，刺耳的響鈴絕對是擾人清夢的兇手。我慶幸著對方選對了撥打時間，下床接聽。

來電者是我的好友之一，聽著那小心翼翼的說話方式，我不禁莞爾。

幾句寒暄之後，我掛上電話，走往廚房的腳步比過去還要輕盈，行走間帶點小跳步。

烤了片吐司配牛奶充當早餐，我一把撈過隨身包便出了門。

還是大學生的我，因離開家鄉求學，目前一人獨居，一週三天在書店打工，賺取一部分的生活費，但即使是沒有排班的日子，我仍天天往店裡跑，享受書店的氣息與被書本環繞的安寧。

尚未來到自動門前，淡淡的書香味便自大門縫隙流洩而出，於喧囂的街道上散逸。深吸口氣，隨著大腦接收到這熟悉的味道，我放鬆下精神，準備入店享受這短暫的平靜。

揀了本書，我往店內的閱讀區走去，在平日落座的角落放下隨身包，坐下，靜下心閱讀。

一頁翻過一頁，劇情逐字轉化作影像，在腦中播送，並寫入記憶之中，每個人物的獨特性格、主角與同伴一塊兒經歷的種種、作為插曲的小小情愛……，每一段敘述不斷在腦海中重演，情緒逐步堆疊，隨著頁數的增加，故事推演至高潮，我卻在此時將書籍闔上。

並非內容無法吸引我，而是時間到了。

拿起剛翻閱的書籍與它的下一集前往櫃檯結帳，我將它們收入隨身包中，朝店外步去，跳上公車，向昨夜所待的飲料店前進。

「歡迎光臨。」暑假，不必上課，相同的工讀生，相同的聲音，相同的話語。

店內的狀況並非我原先猜想的客滿，而是還有幾個空位。

我揀了吧台邊的位子坐下。

「請問需要些什麼？」和工讀生一同站於吧台後的他問道。

「隨意特調。」我笑著道。

「好的。」他一如昨夜，轉入後方儲物間。

坐於高角椅上，我將剛在書店閱讀的書置於桌面翻看，一顆心卻總往那儲物間跑，不可否認的，我對接下來即將送上桌的飲料帶著些許期盼。

「有需要下午茶甜點嗎？可以打發等待的時間。」一旁的工讀生見我第三度抬頭朝那扇門扉望，輕聲笑著，問我。

「你們有提供點心？」印象中未在昨夜的目錄上看見。

「下午一點至三點有提供下午茶點，其他時段則是純粹的飲料店，有需要可以參考這邊。」工讀生將一本小冊子遞給我，少少幾頁裡頭是滿滿的甜點圖片與簡短介紹。

冰品、蛋糕、手工餅乾、奶酪、布丁等甜品，看了便讓人口水直流，價格也不貴，甚至比其它店家要便宜些。

「我要一份芒果奶酪。」很快便做出了決定，我將目錄遞還。

「請稍待。」工讀生開始著手準備。

在奶酪被端上桌的同時，儲物間的大門被推開，他拿著杯半透明的飲品走至我面前。

「這是您點的特調，名叫『夏宴』，以果汁與蘆薈調製，另加入些許薄荷，口感清新。」我接過飲料，在享受奶酪前先來上一口。

他所說的果汁是檸檬，還混有些許柳橙，以糖漿調至適當的甜度，喝來順口，而薄荷的清涼解去一身暑氣，蘆薈的口感更是一絕。

「還可以嗎？」他問。

「很棒，我很喜歡。」應聲，我又喝了幾口才放下手中玻璃杯，改為享用甜點。

芒果果醬與果粒酸甜適中，配合柔嫩的乳白奶酪——並非我誇張——真的是我至今吃過最好的。

「甜點也是老闆每天早起手工製作的，還喜歡嗎？」一旁的工讀生說道。

「是我至今吃過最好吃的。」我道。

「這真是我的榮幸。」他輕笑著，發自內心的。

之後，前往這間無名飲料店成為我每日的行程，可能是下午，可能是晚上，但我總是會抽空前往，點一杯特調，和他與工讀生閒聊幾句。

「你現在是大學生？」日漸熟識，一日，他問道。

「嗯，準備升大四。」已經是暑假末，我即將迎接大學的最後一年。

「看樣子老闆不會太老，有機會呢！」一旁的工讀生吹了個口哨道。

「機會？」我笑著側頭，將視線轉往話中被提及的人，並將今日的特調——黑糖鮮奶西米路——飲盡。

「沒什麼，沒什麼。」他瞪了工讀生一眼說道，殊不知自己的臉泛上些許紅暈。

一旁的工讀生並未覺得自己所言有誤，但畢竟薪水還握在老闆手中，便乖乖假裝擦起玻璃杯上的灰塵，只是臉上得逞的笑容還是洩漏了他心底的想法。

「嗯，你沒什麼，那我可要說了。」我頓了頓，續道：「請你跟我交往。」

夜晚，店內無其他客人，僅有我、錯愕的老闆與偷笑的工讀生三人。

回過神的他，臉上的紅暈蔓延至耳根，如我之前所認識的，是個怕羞的人。

「可以嗎？」我追問，被接納的機率是十成十。

機率的計算方法，只能說不枉我跟工讀生同學套交情。

片刻，他點了頭，同意。

我們之間的進展很快，他就如平日所表現出的，溫柔、替人著想，相處時幾乎不會發生摩擦，更別說爭吵，感情只有日漸加溫，我想，他或許會是我這一生最愛、最無法放手的人，真正的放入所有，真正的讓自己為情網所困，這是過往我從未經歷過的熱戀。

「等你畢業，我娶你，好嗎？」今晚，步出電影院時，他道，手中小盒子內的銀色戒指

在月光下閃耀。

「好。」哽咽，我看著套入左手無名指的指環，感受到束縛，但更多的是喜悅。  
今夜，我的特調是草莓牛奶，上頭浮著冰淇淋，內含滿滿的甜蜜，滿滿的愛。

日子推進，距離畢業，也僅剩幾週，我墜入忙碌的地獄，同時也深陷期待之中，那個約定，實現的日子不遠矣。

而在畢業當天，我未參與班上的道別會，拒絕朋友的邀約，拿著畢業證書，直奔無名飲料店，就像個想告知父母自己得到滿分的孩子似的，急著想將這個消息告訴他。

推開玻璃門，現在正值下午，應是人潮最多的時候，店內卻空無一人，直至我出聲探詢，工讀生才自儲物間步出。

「歡迎光臨。」他說著和過去相同的話語，我卻聽出了幾分勉強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無論是店內的空蕩，抑或是他的反常，都讓我產生疑惑。

工讀生沒有說話，只是示意我在吧台前坐下。

我盯著他，照著他的意思行動，得到的結果，是一封書信，與一杯特調。

拆信時，工讀生轉過身，快步往儲物間走去，像是逃避什麼似的，隱約我還聽見上鎖的喀擦聲。

抽出信紙，字跡是我熟悉的，他的字跡，開頭的第一句話便讓我險些將紙張撕碎，砸在桌上。

——我病了。

三個字，彷彿在我心頭澆下一盆冰水，冷卻一切，報訊的急切、期待的未來……什麼都不重要了。

看信時，我的情緒異常的平靜，連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，一封報告他生病，出國治療的信，在被我閱讀過一次後，收回信封，放入隨身包中。

工讀生依舊未出現，而桌上的特調，仍如上桌時一般，散發著特殊的氣息。

喝了口，是甜如蜜的滋味，不難猜出原料是蜂蜜與牛奶。

在無人的環境中，我像初次品嚐時，一口未停，但卻缺了心思仔細感受，直至咖啡的苦澀闖入口中，這才稍微拉回我的注意。

飲料已快見底，剩下的是咖啡，起初還有蜂蜜的甜膩，但卻逐漸的，為咖啡的苦所掩去，最終，僅存苦澀。

吸管吸入空氣的噪音響起，我便停止享用。

看著杯底，透過玻璃，似乎有著什麼。

我將空杯拿起，下方是平時店內使用的純白杯墊，但上頭卻被人用筆寫了幾行小字。

——喜歡你每天出現時，臉上的期待，更愛你因為我的舉動而出現的笑顏，這杯「回憶」送給你，希望我能永遠活在你的回憶裡。

一滴水落在杯墊上，卻未染暈字跡，但我卻仍緊張的趕緊抹去，深怕自己失去他留給我的話語。

不過水是哪來的？

我呆呆的看著杯墊，卻看見第二滴水落下。

臉上，似乎有著微溫。

「老闆沒說去哪裡，只說要去治療。」工讀生推開門扉，來到我面前「他說他不確定什麼時候會回來，要你別等他，所以沒留下任何的聯絡方式，只留了這杯飲料、信還有杯墊，轉告我交給你。」

「嗯。」眼淚，不止。

「然後這間店已經要轉手給別人，之後會開其它店，今天是最後一天。」工讀生繼續道。這回我沒有應聲。

今天，我從下午坐到深夜，手上把玩著那個杯墊，沒有說話。

工讀生打了招呼便先離去，畢竟時間已晚，今日，也即將結束。

我看著店內的布穀鐘倒數，三、二、一，布穀鳥開門催促我離去，自這一刻起，無名咖啡廳不復存在，就如同失去的昨日一般。

起身，離去，帶著他的信、他的話語。

我在公園的長椅上坐著，無神、無力。

今晚是個晴朗的夜，但我的眼睫卻保持著濕溽，遲遲未乾。

白眼落下的雨，滴在心頭，淌過神經，痛著、凍著，洗去笑顏、流放愉悅，在這晴朗的兩夜，我，徹夜未眠。

今晚，是一個失魂夜。